

# 求索的足迹

——记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教授

杜水生 何嘉宁

1949年，共和国刚刚诞生，20岁的吕遵谔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科学发展，才能真正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真正地做到富国强民。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近百年来，列强不仅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也肆无忌惮地猎取大量珍贵文物，因此，如何发展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就摆在了

组，同时从历史系本科生中选拔5名学生作为第一届考古专业学员，其中就有吕遵谔先生。可能由于中学时代就对周口店猿人遗址有了一些了解，也可能是从小对自然知识有着更多的喜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从而也开始了他的漫长的考古生涯。

## 师从名家 刻苦学习

4年而壁，挑灯苦熬，北京大学的时代过去了。

室（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名家荟萃，一些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云集于此，如杨钟健教授、裴文中教授等。同时还有大量的藏书和丰富的标本。为了学习鉴定哺乳动物化石，吕遵谔先生把动物的上下左右牙齿分别装在上衣的四个口袋里，以至最后一摸即知是何种动物的第几个牙齿。为了培养动手能力，他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技术精湛的技工师傅学习修理化石、翻制模型。每每谈到这些，吕先生总无不

各种知识第二自己能在使是益

不难的因为考置实验例。后经买了第一台

本。在制作过程中，他白脏、不怕累，即使在为臭味熏天，他们也没

### 实验考古 探求真知

实验考古，这是北大旧石器考古教学科研的一大特色。当问及原因时，吕先生说：为什么发展实验考古？这恐怕缘于五六十年代那场关于骨

生、经与裴选择了大型吸髓破损伤骨考古系与北京每星期学生到

器考古教研室的标本标本为国内所罕见。解决后，吕先后即着手研究，先后指导研尖状器、雕刻石叶制作小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进行显微镜下观察。通过观察，发现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确实是均匀的，因此可以判断其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骨器是否为人类所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由骨器制作的器物，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因使用频率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骨器是作为工具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均匀的；如果是作为武器使用，其边缘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尖锐的。因此，通过观察骨器边缘的磨损痕迹，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人类所使用。

生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为考古专业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考古摄影等课程。

即使这样,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常的培养渠道仍不能满足各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吕先生在教学之余还常去各地办速成班。1974—1975年,为配合三峡工程,为沿长江各省举办了两期考古训练班。每期人数达20—30人。1999年3—4月,应洛阳文物局的邀请,70高龄的吕先生对洛阳市全体文物干部进行旧石器专业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一边为学员讲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一边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开展了工作又培养了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吕遵涛教授又担负起培养硕士、博士旧石器考古专门人才的重任,为此他又在课程设置

和科研计划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经过十几年探索,目前北大成为国内唯一的旧石器考古硕士、博士培养基地,现已有20多位研究生毕业走向不同岗位,无论是在大专院校,还是科研第一线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1998年2月为感谢吕先生的培育之恩,来自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北京等地的20多位研究生举办了吕先生70华诞暨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湖南玉蟾岩、江陵鸡公山、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的报告都在近年先后跻身于中国考古学十大发现行列。

### 科学研究 重大发现

吕遵涛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研与教学

相互促进的模式。

1960年他赴内蒙古林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可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文化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尚不能进行,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1972年刚恢复招生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为配合三峡工程在湖北、四川进行考古调查,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仅有土豆充饥,但在为期二年的洞穴调查中,调查洞穴100多个,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



在工地指导学生

石,其中有的十分罕见。

1975年,内蒙大窑发现一批石器,邀请吕先生前去指导。经过详细的调研,确定了大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

1980年,赴四川资阳发掘。资阳人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地点,但对其时代,学术界存有异议,这次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4年,为了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的实习问题,同辽宁省有关单位协商,在金牛山A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这一地点在1974、1975和1978年曾由有关单位进行了几次发掘,已挖至距洞底10米深处。这次发掘,首先清理了以前留下的

发掘现场,后又向下发掘了半米左右,在清理了几件骨化石后,熟悉人体每一块骨骼的吕遵涛教授,当即鉴定出其中一块为人的骸骨化石,并立即指示细心发掘,终于在揭开一大石块之后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计有头骨一个(缺下颌骨),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腕骨、髌骨各1个,左右腕骨9个,左右侧掌骨各1个,指骨7件,跗骨11件,跖骨2件,趾骨13件,这些骨骼集中在1.6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无疑属于同一个体。这次发现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重奖。

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文管所进修干部杨永贺在听了吕遵涛先生人体骨骼鉴定课后,记起《涑水报》曾报道过一个农民打地窖时发现“龙骨”的报道。闲聊中,吕先后建议他回去

作一些调查,并尽可能带一些标本回来。当这位干部几经周折找到这位农民时,说大部分骨化石已被一文物爱好者拿走,当杨永贺将剩下的几块带回送予吕先生后,吕先生眼睛一亮,当即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类化石,并根据叙述认为农民家里可能还有一部分未发掘出。后经发掘鉴定,除头部为农民敲碎不可复原外,其余部分几乎为一完整骨架,时代测定距今5万年。关于化石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根据腕骨和髌骨的研究,虽然涑水人化石只有5万年,但金牛山人身上所保留的原始性状却延续到涑水人身上。毫无疑问,涑水人的研究对了解东亚地区人类的进化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牛山人发现后,国内学者对金牛



